

青未了



■激情年代

助农夺高产的桓台洞子井

洞子井的效益是惊人的。有了洞子井,粮食产量由每亩100余斤稳增到400余斤,有的村达到两作三收,有的甚至达到三作三收。

□邵勇胜

1973年,我在桓台县深入生活,也正是小麦浇拔节水的季节,坡里的社员们干劲很足,辘轳罐从洞子井里向上提水,真是人欢马叫,热火朝天,早饭和中午饭都是在井台上吃,场面十分感人。

桓台县当年是长江以北第一个过长江的县(亩产800斤,即为过长江)。我的家乡离桓台并不远,因没有水利条件,小麦是十年九不收,春天逃荒者甚多,农业合作化后也好不到哪里去,记得有一年一家人只分了20斤麦子。

桓台县为什么过了“长江”?俗语讲:井水不犯河水。但桓台县的洞子井却是井水犯了河水,为何有此讲法,那是特殊环境中的特殊产物。

大概是1974年吧,我陪作家王安友同志到桓台县采访,他听了几位大队长的情况介绍,均提到了“洞子井”的事,他感到这是桓台人民的创造和壮举,全省没有,全国少见,建议我写一下。我在桓台深入生活时,也有意识地搜集了一些材料,但对全面情况不太了解,主要是阶级斗争没法写,这件事便拖了下来。



201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收到了县政协副主席张承连同志捐给我的几本桓台县出版的文史资料,其中一本《桓台文史》中有一篇文章,较为详细地记录了洞子井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

桓台有一条主要河流,叫乌河,建国前后,它在水利航运、农田灌溉、排涝泄洪方面,均为桓台人民立下了汗马功劳。

乌河是地下水河,不易引水灌溉,那时还没有机械化提水工具,但桓台人民有征服自然的无穷智慧和战天斗地的大无畏精神,他们在乌河两岸掘隧道引水入井,各井连贯相通,河水源源不断流向水井,从而提高了井下水位。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家乡称那个地方的土层为“竖土”,见了

水不但不坍塌,反而像砖石般坚硬,这也为开掘洞子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

洞子井的效益是惊人的。辘轳罐由原来拧13道绳减少到8道,水车斗子由原来的135只减少到只挂35只,粮食产量由每亩100余斤稳增到400余斤,有的村达到两作三收,有的甚至达到三作三收。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起初它只是索镇花园村的一位农民创造的,因见效快,只要肯卖力气,不用花费什么钱财,一般群众也办得到。以后数年,各村效仿,隧洞顺流延伸,逐渐形成地下沟渠纵横,洞子井星罗棋布。据调查统计,全县有较大骨干隧洞17条,总长56.11公里,分支隧洞48条,总长33.3公里。洞子

井10701眼,涉及原来的3个区,灌溉面积13万亩,效益涉及72个村子。群众编歌谣唱到:桓台县,不怕旱,洞子井,辘轳罐,水车斗子一大串,不靠老天也吃饭。这在靠天吃饭的上世纪50年代,是桓台人民创造出的人间奇迹,歌谣是桓台人民发自内心的喜悦心情的表露。

在采访桓台县后七大队一位老书记时,他讲:那时在地下打洞,全靠人力,双膝捆上麻布,用双肩拖着土筐,一寸一寸的在洞子里爬行,怕把隧道打弯曲了,在洞口放上一面穿衣镜,用太阳反射进洞内的亮点,来确定打洞的方向。打井打“疯”了,冬天不停工,过节不歇“马”,若超过了自己定下的日进度,爬上井来,不顾疲劳还要相互拥抱狂跳一阵,那场面十分动人。真是打井干到(腊月)二十九,吃了饺子再下手。老书记的话,是桓台人精神的真实写照。

桓台县除了有较为优越的地理环境外,桓台人民的创业精神和不屈不挠的干劲,是值得敬重和钦佩的。那位老书记曾说:每一粒麦子都有我们的汗水,亩产400斤就那么容易呀!

芒种芒种忙收忙种

□马洪利

“芒种芒种,连收带种”,“芒种芒种,忙收忙种”。今年6月5日是“芒种”节气,芒种是反映物候的节令,“芒”指一些有芒作物,如大麦、小麦已经成熟,即将收割;“种”指种子或播种的意思,或表明晚谷、黍、稷等作物播种最忙的季节。有人把“芒种”解释为“忙种”,恰如其分,在我们长清东部山区便有“芒种芒种,忙收忙种”的农谚。

在家乡流传着许多与芒种有关的天气谚语,如“芒种西南风,夏至雨连天”;“芒种南风扬,大雨满池塘”;“芒种怕雷公,夏至怕北风”;“芒种刮北风,旱断青苗根”;“芒种日晴热,夏天多大水”;“芒种热得很,八月冷得早”;“芒种打雷是旱年”;“芒种忙,麦上场”;“麦到芒种谷到秋”等等。

对我国大部分地区来说,芒种一到,夏熟作物要收获,夏播秋收作物要下地,春种的庄稼要管理,收、种、管交叉,是一年中最忙的季节。芒种时节,天气炎热,正是山里人挥汗如雨的“三夏”大忙时节,忙着收割麦子,忙着播种玉米,忙着给花生、高粱、棉花、豆子、谷子、地瓜等众多农作物进行苗期管理。

由于家乡满山遍野都是果树,所以我们这里增添了一“忙”,那就是繁重的果树管理,成了名副其实的“四夏大忙季节”。每到芒种节气到来之前,就有一种被当地人叫做“芒种鸟”的大鸟来到我们这里,没白没黑地飞在天上不停地叫着“芒种芒种,忙收忙种”!

以前,深山里还没有小麦脱粒机的时候,家乡人都忙着提前准备好打晒麦子的场院、碌碡、杈、耙、扫帚、扬场木锨等等。俗话说:“蚕老一时,麦熟一晌”,到了芒种节气,上午还青青的麦子,过一个晌午头就会遍地金黄,干熟得断穗掉粒。对“不担病儿”的麦子而言,当地人还有“八成熟十成收,十成熟八成收”的说法,意思是说,麦子不能等到“干透了”、“熟过劲儿”了的时候再动镰,那样就会有很多被折断的麦穗和失落的麦粒丢失在麦田里,难以做到颗粒归仓。又加之芒种时节的天气变化无常,必须谨慎预防高温、大风、暴雨、冰雹等自然灾害,所以当地农民都懂得“龙口夺粮”的道理。

“芒种前后麦上场,男女老少昼夜忙”,为了体现芒种时节的“大忙”,家乡还有“下来麦茬,不让亲家”的俗语,意思是说,在麦收的时候,就是亲家从门前路过,也没时间打招呼,不过,通情达理的亲家不会因为被冷落而怪罪的,因为他们也知道此时正是“农忙不让”的芒种“急”节。

“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芒种急种谷”,“芒种芒种,样样都种”、“芒种不种高山谷,过了芒种谷不熟”。种谷子的时间,除了春播的“早谷”之外,最晚也不能超过“芒种节”,一旦过了芒种,谷子就难以成熟了,仅长“谷糠穗”。意思就是说,北方农作物的播种时间,已经到了不能再继续往下拖延的最后期限。



过去的大粪票(资料片)

在青岛市区西藏路一带的人行道上(24中墙外)晒满了大粪干,在台西镇炮台的北面也有个大粪场,现在的丹东路和合江路拐角处,当年是空地,有人专门拉来垃圾和炉灰用箩筛了拌上大粪汤晒饼。党校前面的小山坡有晒粪的,四流中支路靠近海边,晒的粪干连插脚的地方都没有。有的大粪干是用粪和土掺和在一起制成的,一般在冬春季晒,看起来像现在的掺假。晒粪的时候用一木耙子,往粪里拱,把粪摊平,还要经常翻晒,把粪晒干。

买卖大粪经常会发现双方将晒干的粪便(即粪饼子)放在嘴里咬一下,那是在检查里面是否掺土灰太多,如果太多的话价钱会降低。上世纪60年代,一老师到农村搞外调时,就亲眼看见村支书亲自为别家农民嘴尝干大粪,尝后说了句:“成色很好!”这种情景在今天看来,真的是匪夷所思。

如今崂山很多人家又开始用大粪种果树、庄稼和茶叶了,开始了自然回归。“庄稼一枝花全凭粪当家”,过去的东西好吃,是因为不用化肥啊!



大粪那是生

粪,要经



大粪池